

“加名税”“月饼税”,说收就收,谁给的权力

□本报观察员 赵勇

有人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无法逃避,一是死亡,二是交税。

既然交税被当做与死亡一样无法逃避的头等大事,那税收就应该是在世界上最严格最精密的事情。

也有人说过,征税就是拔鹅毛的艺术,要拔最多的鹅毛,也要听最少的鹅叫声。

征税是一种权力,而且毫无疑问是最大的权力之一。权力这个东西,必须要关在笼子里,否则它就要狂冲乱突。如果说拔鹅毛是一种艺术,那么,它的艺术感必定来自对拔毛人的制衡,也即对权力的制约,否则的话,不顾一切地拔毛,只能让鹅疼得直叫,鹅疼得厉害了,也许就会转过头咬你一口。征税和交税,本来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平衡,离开了这个平衡点,对征税者与交税者,都是一种伤害。如电影《让子弹飞》当中,鹅城的税居然已经收到了90年后。在这里,对征税权的制约,成了一个笑话,电影的结尾,把税收到90年后的当权者,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

电影虽是虚构,但现实中同样有其投射的影子,即如我们面对的越来越随意的税费征收。

本周,随着最高法公布《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各种解读就没

停止过。其中争议最大的一点,即是其中提到的“婚前房产离婚时归产权人所有”。正当大家激辩之时,南京地税部门却不声不响地开始准备征收“加名税”了——婚前房产婚后要加另一方的名字,必须按产权比例缴纳3%的契税。征税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契税。这看起来言之成理,但质疑还是铺天盖地——凭什么说征就征?国家税务总局怎么不吭声?更有不少人直指“加名税”就是税务部门与民争利,大炮任志强则干脆怒批这是生财无道。面对如潮质疑,地税部门称“加名税”暂不征收,还要等上面发文件,而国家税务总局则称,征收“加名税”是地方政府的税收行为,国家税务总局短期内不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类似征税政策。

总算松了一口气,但疑问仍在:如果“加名税”于法有据,为什么征不征收竟然由各个地方做主,一会要征,一会在舆论压力下又暂时不征,随意性如此之大,难道税收竟能如此儿戏?如今南京虽然已经暂停征收“加名税”,但这些疑问不解开,税收应有的权威性和精确性,将在反复之间荡然无存。

本周引发舆论强烈关注的,除

了南京的“加名税”,还有北京的“月饼税”。

单看网民和媒体起的这个名字——“月饼税”,就足见其中的调侃和愤懑。“月饼税”的消息来自《京华时报》8月27日的报道,北京市地税局的工作人员称,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各公司中秋时节所发放的月饼应该折算成市值加入到员工的工资内,然后缴纳个税。中秋将至,这条消息的爆炸性可想而知,人们的不解在于:单位实物福利发了这么多年,怎么又冒出了个“月饼税”?翻查《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可知,其中的个人所得的确包括“实物”,但其上位法《个人所得税法》中,列举出的应缴纳个税的项目,却并未提及“单位所发实物福利”。这样的差异,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所谓的“月饼税”会来得如此突然——除了北京地税之外,并无其他地方表示要对实物福利征税。或许这可以解释为各地对个税法和实施条例的理解有差异,但法律贵乎精确,理解上的差异,就意味着权力的弹性,意味着征收的随意性,当然,这也意味着税收严肃性和精确性的受损。“月饼税”该不该收?单位实物福利该不该缴纳个税?立法机构和国家税务总局必须给出明确答案,绝不能像“加名税”一样,任由各

地方自己掌握。如各地有征有不征,税种的统一性从而谈起?

说起“加名税”和“月饼税”引起的风波,很自然就会令人联想到北京前段时间宣布要开征的“地方教育附加”,它虽然是费,但就其强制性而言,与税并无区别。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教育附加费”早已在全国开征,北京却在财政部的同意之下又冒出了“地方教育附加”,而且据说还要在全国推广。不能就同一事项重复收费,是常识。但“地方教育附加”与“教育附加费”不仅征收对象一样,而且征收理由也一样——筹措教育资金。这不正是典型的重复征收吗?地方教育附加虽然不是税,其开征虽然不需要经过人大立法,但其性质与征税无异,如果财政部同意就能开征,岂不是太随意了?

征税收费,都是一种巨大的权力,但现实中,这个权力的弹性却实在太大了,领导的一句话、财政部门点个头、地方上根据自己的理解,都能轻易打开征税收费的大门。如果这一现象不能彻底改变,征税收费的合理性就将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到了后来,最可能出现的景象就是:哪怕是完全正当合法的征税收费,人们都会习惯性地高喊“凭什么”,这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刊视界

Magazine

8月25日《中国新闻周刊》



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如此富有戏剧性。在北约进行了近7500次轰炸、利比亚内战持续5个月之际,在国际舆论还在争辩卡扎菲能挺多久,战局骤然出现突破。班加西胜利了,这个胜利过程很艰难漫长,结局却出乎意料的简单轻松。一个驰骋国际舞台40年的强人留给世人的背影竟是如此虚弱。

卡扎菲和他的时代,又何尝是败于战场?

从最初的理想主义者、民众拥戴的“民族英雄”和“反西方强权政治斗士”,到四处躲藏的“人民公敌”、独裁腐败的代名词,42年,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政权的蜕变,已足够长。当黎波里的欢庆结束,硝烟散尽,利比亚人将面临更加艰难的考验。

8月26日《南方人物周刊》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发行的影片占据了2010年全国电影主流市场份额的62%,并且垄断了电影进口业务。

韩三平作为这样一家央企的老总,其在电影业与娱乐圈的权力场、影响力可想而知。韩三平并不愿承认他和中影集团享受了多少政策垄断利益,但更多人公认的是,中国电影业毫无疑问是一个受到严格审查监管的不公平竞争的不完全市场,这个市场上,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不同题材的剧本、国内与国外影片享受的待遇差别巨大。

8月26日《三联生活周刊》



8月14日,大连市政府宣布大福佳大化PX项目立即停产并搬迁。大连市民也许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但问题在于,它将搬到哪里?福佳能够搬离大连,但庞大的化工业却无法从中国撤退。

在目前的博弈格局中,企业成为主导力量,决定了项目进程。政府是项目的利益受惠者,因为投资会带来GDP、税收与就业。作为利益最相关者的公众,却处于弱势地位,不仅参与度低,意见也无法得到尊重。这种博弈并不平衡。

一周贴吧



[标签] “海景”不好看!北京暴雨再现严重积水,副市长要求追责。

[跟帖]

ID:漫游世界

常见问责雷声大,难得问责效果显!

ID:119.129.156

老是把责任往下推,官越大越没责任,这也是一种特权乱象,上下的责任都应该追究,不然要你这大官干什么?!

ID:221.233.52

如果一级级追下去,又不知哪个临时工要倒霉了!

ID:潜力加

下水道工程拖欠太多,责任还在于领导缺乏长远规划。此时不在于追究责任,而是研究如何让下水道畅通起来。

ID:燕山之石

在只追求短期效益的行政思维指导下,“海景”再不好看,老百姓也得“看”!



一周语文

Weekly Language

(8.22-8.27) 黄集伟专栏

高潮之后是整个人最忧郁的时候

1 总统书单

上个周末白宫发言人发布了奥巴马在度假期间携带的5本读物。据报道,度假期间,奥巴马携带的5本书里1部非虚构读物,4部小说。4部小说是《河口三部曲》(一部以路易斯安那州为背景的犯罪小说合集)《罗丹最初亮相》(故事以奥巴马总统的第二故乡芝加哥为背景)《双生石》(一部有关两个生下来头部相连的埃塞俄比亚孪生兄弟的小说)和《直到大地尽头》(一位母亲有关以色列战争、友谊和家庭的故事)。奥巴马书中唯一一本非虚构读物是伊萨贝尔·维尔克森的《另一些太阳的温暖》,该书描述了美国南方黑人向北方移民的历史……这则花絮让我们明白,发言人这活儿也可以蛮风雅,蛮书香,而不尽是枉费心机非用纸去包火。

2 高潮之后是整个人最忧郁的时候

语出学者马家辉。凤凰卫视周

二锵锵三人行马老师是嘉宾,谈到暑期进口大片“变3”,马老师坦白虽然喜欢,但还没看:“我有一种怪癖,有一种变态的心理,越想去看越想做的事情,越要把它忍住。我记得以前讲过,高潮之后是整个人最忧郁的时候。要忍住,不然,那么快满足总有遗憾……高潮之后是整个人最忧郁的时候。我就不想面对这种忧郁。”

3 一个用逃避来达到与自己和睦相处的消极分子

语出记者困困。在周一题为“拜访贺卫方老师侧记”的博文中,困困老师顺笔写到自我状态:“坐在贺卫方老师面前的我,是我全部过去的总和——一个法学院里的落落寡欢者,一个巨大机器的零部件,一个用逃避来达到与自己和睦相处的消极分子,一个在‘盖子被掀开’后需要重新做出选择的困惑的年轻人”……整个段落里,自我状态描述的部分很逼真,中心词“消极分子”前“用逃避来达到与自己和睦相处”的定语清晰传递

出很多人共有的不安与犹疑。是,那样的“和睦”很虚假,可有时,我们非就需要它——哪怕它是假的。

4 功能弱化

语出饭友沙达克周三饭文,就一句:“不开电脑不上网读书做事会很有效率,功能的弱化是一件好事”……沙老师的提示细想格外要紧——当手机可以看电视电视可以上网上网可以打电话电话可以开会开会可以发微博发微博可以相亲相亲可以灭掉24盏灯灭掉24盏灯后可以接到1000个求爱QQ……这样的超功能会不会把人类累死?

5 怀着一颗二线城市的心,在一一线城市里过着三线城市的日子

语出饭友地下天鹅绒周三饭文:“一直以来,我始终怀着一颗二线城市的心,在一一线城市里过着三线城市的日子”……这个句子缭绕在一、二、三线之间,趣味之外亦含暖昧伤感隐隐凄凉。